



昆虫记

(法国)J.-H.法布尔著
王光译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昆虫记/(法)法布尔著;王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7.12

ISBN 7-5063-1282-4

I. 昆… II. ①法…②王… III. 散文-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I56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2185 号

本书根据法国德拉格拉夫出版社
1923-1925 年版《昆虫记》十卷译出

D'après Souvenirs Entomologiques,
Édition de Librairie Delagrave,
1923-1925.

昆虫记

作者:[法]J.-H. 法布尔

译者:王 光

责任编辑:潘 静

装帧设计:苏彦斌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北苑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60 千

印张:11.25

插页:5

印数:38201-48300

版次:199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第 4 次印刷

ISBN 7-5063-1282-4/I·1270

定价:19.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法布尔精神（再版序）	1
法布尔《昆虫记》（罗大冈初版序节录）	6
卷 首 语·致儿子汝勒	12
卷 一	
圣甲虫	15
登旺杜蜂	31
卷 二	
荒石园	47
卷 三	
肉体食粮与精神食粮	61
三种垒筑蜂	63
戳一下变形论	67

卷 四

千条理论说道不如一个事实	77
天牛吃路	80
不同技艺的由来	82

卷 五

食尸虫	89
埋粪虫与环境卫生	103
蝉和蚂蚁的寓言	110
蝉卵的遭遇	124
螳螂猎食	126
昆虫睡姿辨	135

卷 六

西绪福斯虫与父性本能	141
潘帕斯草原食粪虫	153
绿蠹斯	163
蟋蟀出世记	169
意大利蟋蟀	172
结串而行的松毛虫	177

卷 七

装死	199
白蝎“自杀”	211
捉灯有感	218
坚果象	220

大孔雀蛾的晚会·····	223
--------------	-----

卷 八

丁香小教堂·····	229
隧蜂·····	232

卷 九

我的小桌·····	245
朗格多克蝎的婚恋和家庭·····	257
胭脂虫·····	291

卷 十

萤火虫备餐·····	297
对付菜青虫·····	301
说反常·····	304
金步甲的婚俗·····	318
童年忆事·····	326

附 录

(1) 《蝉和蚂蚁》(普罗旺斯语原文诗)·····	337
(2) 《昆虫记》1-10卷原著目录总览·····	342
(3) 法布尔传略·····	347

法布尔精神

(再版序)

“你知道法布尔写的《昆虫记》吗？”我问一些自称知道有“法布尔”这么个人的人。六十岁一代说：“可能是少儿读物吧。”四十岁一代说：“好像是科普小品。”二十岁一代说：“我们觉得是观察记录，法布尔他是个昆虫迷。”这是八年前的事，当时我刚读完十卷本原著。我怀疑人们真的读到了《昆虫记》，当然，这指的是忠实反映原著基本特征的中文译本。就这样，我开始选译一本《昆虫记》。三年过后，译本与读者见面。读者意见传回来：有人说“是好书”；有人说“品位高，有意思”；有人说“会读的读得出意味”；也有人说“法布尔这个人很不简单”。远方读者来信索书，其中有位女大学生表达自己心情：时下校园中追逐物质成风，太缺乏这种纯洁的精神食粮。

细想起来，以上事实起码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半个多世纪来中国读者不同时期对《昆虫记》的认识。看得出，人们越来越了解《昆虫记》的真面目，越来越深入这部杰作的精髓。我想，如今这个经过修订、充实后再版的译本，会进一步准确

地展现十卷本原著的特质和整体风貌。

平心而论，我们今天能读到《昆虫记》这样一部作品，是件很幸运的事。把毕生从事昆虫研究的成果和经历用大部头散文的形式记录下来，以人文精神统领自然科学的庞杂实据，虫性、人性交融，使昆虫世界成为人类获得知识、趣味、美感和思想的文学形态，将区区小虫的话题书写成多层次意味、全方位价值的巨制鸿篇，这样的作品在世界上诚属空前绝后。没有哪位昆虫学家具备如此高明的文学表达才能，没有哪位作家具备如此博大精深的昆虫学造诣；况且，那又是一个令群情共振的雨果、巴尔扎克、左拉文学时代，一个势不可当的拉马克、达尔文、魏斯曼生物学时代。若不是有位如此顽强的法布尔，我们的世界也就永远读不到一部《昆虫记》了。

说我们幸运，还有更深的道理。法布尔之所以顽强，是因为他有着某种精神。如果他放弃了、丧失了自己那种精神，这世界同样不会出现这么一部《昆虫记》。

折磨法布尔一生的有两大困扰，一是“偏见”，二是“贫穷”。法布尔勤奋刻苦，锐意进取，从农民后代变成一位中学教师；此后业余自学，花十二年时间，先后取得业士、双学士和博士学位；中学教书二十余年他兢兢业业，同时业余观察研究昆虫及植物，发表过非常出色的论文。达尔文肯定他的成就，帝国教育部奖励他，好心的教育部长还设法推荐他为大学开课。尽管如此，他想“登上大学讲台”的梦始终没有实现，开辟独立的昆虫学实验室的愿望始终得不到支持。教育、科学界权威们，骨子里看不起他的自学学历，看不惯他的研究方向。这种漠视与某些人的虚伪、庸俗、嫉妒心理合拍，长期构成对法布尔的一种偏见。法布尔生在穷苦人家，自己靠打工谋生，才上了小学、中学；以后长年只靠中学教员工资，维持七

口之家的生计；前半生一贫如洗，后半生勉强温饱。很少有法布尔这么贫困的自然科学家：想喝口酒，只能以家中发酵自制的酸涩苹果汁顶替；要施舍乞丐两法郎，可囊中只掏得出令自己都面露羞色的两个苏；一向腼腆、好强之人，竟不得不为生存而张口请求英国大哲学家密尔（即穆勒）慷慨解囊。然而人们看到，法布尔没有向“偏见”和“贫穷”屈服。他依然勤于自修，扩充知识储备，精心把定研究方向，坚持不懈地观察实验，不断获得新成果，一次又一次回击“偏见”。他挤出一枚枚小钱，购置坛、罐、箱、笼，一寸空间一寸空间地扩增设备，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积累研究资料，化教书匠之“贫穷”为昆虫学之富有。

他几乎是在牺牲一切。他没有利用很有优势的物理、数学天赋、大有作为的植物学知识、易出成果的动物生理学基础，走一条驾轻就熟的捷径，却一定要艰难地进行旨在探索“本能”问题的昆虫心理学研究。他没有抓住一生中出现的许多机遇去沽名钓誉，巧取功利，过上幻想之中的“好日子”，却安于清苦，坐了一辈子冷板凳，甚至不惜把一家老小也捆在自己这“板凳”上……他几乎是在冒犯一切。儿时不顾父母怒斥，成天往家里带蘑菇、虫子，“好奇心”怎么压也不灭。他自感得意的成果，无一不与前人和权威的短处形成鲜明对照。他向学生传授自然科学新知识，保守势力戒备他对旧道德造成威胁；他力主研究昆虫本能的“自动智能”问题，得罪不少以生理功能解释本能的生物学同行，招致“有上帝决定论者嫌疑”一类非议。他甚至不怕人们指责自己没有与“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中的细胞学说和进化论保持一致……他几乎是在忘却一切。不吃饭，不睡觉，不消遣，不出门；不知时间，不知疲倦，不知艰苦，不知享乐；甚至分不出自己的“荒石园”

是人宅还是虫居，仿佛昆虫就是“虫人”，自己就是“人虫”；后半生五十年，心中似乎只记着一件事：观察实验——写《昆虫记》……

有种说法认为，法布尔能这样苦度一生，完全是为了“兴趣”，也就是对昆虫的浓厚兴趣。我不以为如此。无论爱虫之心属于先天还是后天，它都是极易变化的东西，更不用说法布尔自幼兴趣何其广泛了。没有坚定意志做支柱，任何兴趣终将游离飘移，化为恍惚。如果说兴趣，我真切看到，法布尔一生最大兴趣，尽在于探索生命世界的真面目，发现自然界蕴含着的科学真理。他不断表达对昆虫的爱，但也表达过另一种爱。他说自己怀着“对科学真理的挚爱”，因此要“始终坚持真实所特有的一丝不苟态度”（《荒石园》）。这种爱，才给了他把他昆虫兴趣变成昆虫学事业的勇气和力量。正因为他爱科学真理，所以他的第一篇成名之作《节腹泥蜂习俗观察记》，纠正、补充了权威专家的一篇“杰出论文”。正因为他爱科学真理，所以他毕生恪守“事实第一”的首要原则。正因为他爱科学真理，所以他撰写《昆虫记》时，一贯“准确记述观察得到的事实，既不添加什么，也不忽略什么”。正因为他这是一种酷爱，他才把科学工作乃至一切工作的实证精神发展到极其严谨的地步：即使感到别人指出的错误有道理，他也要先通过观察实验验证一番，而后再欣然纠正自己的错误。

法布尔把未知世界比作处于黑暗之中的无限广阔的拼砖画面，把科学工作者比作手提提灯照看这画面的探索者；他认为自己就是这探索者，一步一步地移动，一小块一小块地照亮方砖，使已知构图的面积逐渐增大。黑暗当中，照清未知事物的面目便是揭示了真相，看出事物的规律也就把握了真理。一点儿不假，法布尔为之献身的，正是这种揭示把握“真相——真

理”的伟大事业。如果说，解决“昆虫本能的性质”这一命题是在探索一条真理，那末可以说，法布尔为认识这真理而一生都在揭示真相。为认识真理而揭示真相，这成了法布尔一生的至高理想和崇高劳动，他为此感到幸福与安慰。他将一切品质和才华汇集在这种精神之下，为人类做出自己独特的奉献。不必为他的去世惋惜，《昆虫记》中凝结着他的一切。

法布尔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只为活命，吃苦是否值得？”为何吃苦的问题，他已经用自己的九十二个春秋做出了回答：迎着“偏见”，伴着“贫穷”，不怕“牺牲”、“冒犯”和“忘却”，这一切，就是为了那个“真”字。追求真理、探求真相，可谓“求真”。求真，这就是“法布尔精神”。

《昆虫记》的读者朋友，我们确实是幸运的。

但我们有责任读出个“法布尔精神”，好让后人也能感到幸运。

王 光

1997年9月于北京

法布尔《昆虫记》

(中译本序)^①

作家出版社委托王光同志选译法国作家法布尔的《昆虫记》，要求我给王君的译本写几句前言。我觉得首先应当声明的是，王君的新译本是从《昆虫记》法文原书一字一句忠实的直译，而不是从英文或日文译本转译，更不是将法布尔的名著《昆虫记》改写成浅显易读的儿童读物。

将法国作家 JEAN-HENRI FABRE (1823—1915) 的姓名音译为法布耳，将庞然大物的十卷巨著《SOUVENIRS ENTOMOLOGIQUES》(法文直译应为《昆虫学回忆录》) 简译为《昆虫记》，这在中国是谁开始的？我记得是鲁迅先生开始的。鲁迅在“五四”以前已经在他文章中提起过“法布耳”的《昆虫记》。想必当时他所根据的材料是日文。我没有时间去查书，不敢说我的记忆正确无误。

[……]

《昆虫记》在法国自然科学史与文学史上都有它的地位，

① 这个译本 1992 年初版时，罗大冈先生专门写了这篇序言。这里节录直接论及法布尔和《昆虫记》的内容。

也许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比它在科学史上地位更高些。

《昆虫记》是怎样的一部书？法布尔以毕生的时间与精力，详细观察了昆虫的生活和为生活以及繁衍种族所进行的斗争。然后以其观察所得记入详细确切的笔记，最后编写成书。法布尔的目的似乎首先在于让人类认识和理解极其丰富繁杂的昆虫世界，而且希望人们能正确和准确地熟悉昆虫的生活。《昆虫记》十大册，每册包含若干章，每章详细、深刻地描绘一种或几种昆虫的生活：蜘蛛、蜜蜂、螳螂、蝎子、蝉、甲虫、蟋蟀等等。作者的意图似乎并不急于建立一个科学理论体系，例如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DARWIN, 1809 - 1882）所建立的物种源流论，或称为变形论（TRANSFORMISME），其著名的结论之一就是：人是从猿猴逐渐变形而成的。

[……]

《昆虫记》之所以受读者广泛欢迎，主要由于它有两大特点：（一）它记载的情况真实可靠，详细深刻；（二）文笔精练清晰。《昆虫记》没有一般文学作品，一般抒情散文搔首弄姿的俗态。《昆虫记》文风质朴，别有风趣，自成一格，所以能够成为传世之作。在法国十八、十九世纪，热衷于把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写成文学式著作的生物学家，多到不可胜数，何止法布尔一人？可是只有法布尔的《昆虫记》流传最久最广，这绝非偶然。法国生物学家兼文学家的典型创始人是十八世纪的布封（BUFFON, 1707 - 1788）。

“文如其人”这句名言就出于布封笔下。布封曾经发表过一篇传诵一时的《风格论》，也许就是他三十六卷《自然史》的前言。他大致宣称：我这部著作中的思想学理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人间的科学研究日新月异，不断进步。我的科学理论不久后一定为后人的研究成果所超越。能流传后世的，不过是

我的文章而已。因为风格即本人（法文原话：LE STYLE C'EST L'HOMME。这句法文直译应作“风格就是人”）。我们过去一贯用“文如其人”将布封名言译成汉语。布封的原意是说：我的文风无法改变，如别人勉强加以改变，那就不再是我写的文章了。布封立意在文章的风格上用功夫，企图把他科学思想与文章的艺术融合起来，使他的巨著《自然史》有艺术价值。那末即使后之来者在科学思想方面超过布封，他的著作仍将流传后世，因为它的艺术因素后人不能改变，也就不能超越，所以他的著作将是不朽的。法国有许多生物学家体会布封的用意，他们在写科学著作时，也在文章的风格（即艺术性）方面用功夫。《昆虫记》作者法布尔就是这样一位生物学家，他显然在文章风格上没有少用功夫。他获得了不小的成就。他的《昆虫记》十巨册今天虽然没有机会再版，可是法国还常有《昆虫记》的选本出版。然而布封的《自然史》三十六册，今天就没有听说有什么人在出版选本，更不用说全书再版了。可见《自然史》的读者远不如《昆虫记》读者广泛。

[……]

我阅读过一九八〇年巴黎弗朗索瓦·玛斯贝罗出版社出版的《昆虫学漫步》，是《昆虫记》的选本。《昆虫学漫步》中收有一篇自传体的长文，题为《祖传影响》（法文L'ATAVISME，也可以译为《隔代遗传》，这篇自传一开端就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夸奖法布尔是“无与伦比的观察家”。虽然法布尔说他对达尔文的奖誉觉得受之有愧，但还是表示愿意接受达尔文对他的夸奖，并且感谢达尔文对他的鼓励。法布尔是学者，他可以接受别人对他的赞美和夸奖，但决不轻易放弃自己的学术见解而接受夸奖者的见解。

在《祖传影响》一文中，法布尔详细叙述了他童年和少年

时期家中生活非常困苦，几乎温饱不能保障。好不容易他上完了小学课程，中学课程他几乎是自学的，因为家贫无钱供他上学，高中毕业会考及格之后，他才能设法自立，勤奋工作，养活自己。他当了多年小学教师，生活十分清苦。这时期，他对观察昆虫生活，研究昆虫世界复杂微妙的喜怒哀乐现象，已有很高的兴趣和锲而不舍的强烈意愿。这种兴趣和意愿，与法布尔自己所受的祖传影响显然是毫无关系的。青年的法布尔可能把他自己看作昆虫。在十分复杂、冷酷无情的大自然环境中，坚忍不拔地为个体与族类的生存而斗争，这就是昆虫的本性；而法布尔则为他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工作的理想，至死不屈地进行奋斗。法布尔的天性与一个渺小的昆虫有相同之处，可是与他祖先并无一脉相通的痕迹。由法布尔看来，昆虫求生存的艰苦曲折的斗争，它们在斗争中表现的一切令人想不到的敏慧反应，是昆虫本身生理结构形成的条件，是它们的本能与直觉的表现，而不是为了适应客观环境，逐步变形而成的结果。《祖传影响》这篇自传性的论文，充分说明法布尔对昆虫学研究的热情与智慧，完全是本人的天性，与祖传影响毫无关系。他借此彻底反对达尔文的变形论与适应论。《祖传影响》一文的最后一句是惊人的结论：“本能就是天才。”《昆虫记》所表述描绘的是昆虫为生存而斗争所表现的妙不可言的、惊人的灵性。法布尔强调本能与直觉，与盛行于十九世纪末叶，二十世纪初年的柏格森（1859-1941）强调直觉（INTUITION）的哲理，可能并非毫无相通之处。《昆虫记》作者被当时法国与国际学术界誉为“动物心理学的创导人”，简言之，《昆虫记》着重描写了昆虫这种渺小动物的“灵性”。昆虫尚且有“灵性”，何况人类呢？难道人类一定要从猿猴身上传受变形的影响，才能够有一点点“灵性”吗？人类的“天才”也是从猿猴身上传下来

的吗？

法布尔大半生默默无闻地过着勤奋刻苦的学者生活。他依靠小学教师和稍后中学教师的菲薄工资为生。他一生希望能得到大学教授的讲座，改善生活，对他的昆虫学研究形成更有利的条件。但是他始终没有能登上大学的讲坛，因为没有要人推荐。到晚年，法布尔用一生积蓄的一点钱在荒僻的乡间买了一块园地，园中修建一所简陋的住宅，这样，他在园中及屋内布置昆虫笼子和实验室，从此他专心致志观察昆虫，研究昆虫，埋头苦干，不求名利。那时期，也许他年已六十岁以上，已经从学校退休了。那时期是他一生的黄金时期（可惜晚了一点），他出版《昆虫记》最后几卷的时期，也是他实至名归，名声大振的时期。不但在法国他已赢得为数众多的读者，即便在欧洲各国，在全世界，《昆虫记》作者的大名也已为广大读者所熟悉。文学界尊称他为“昆虫世界的维吉尔”。法国学术界和文学界推荐法布尔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可惜没有等到诺贝尔奖金委员会下决心授予法布尔诺贝尔奖，这位歌颂昆虫的大诗人，“昆虫世界的维吉尔”已经瞑目长逝了。

法布尔《昆虫记》的文风优美并不在于修词琢句和雕虫小技，而表现于作者的人品。所谓“风格即人”其实应当说“风格即人格”。一个人格猥琐的作家，不论他有多大文字上的功夫，多大的“才华”，也创作不成高尚的作品。法布尔出生于法国南省的穷乡僻壤，从小过着极其穷困的生活。他在劳苦大众的怀抱中长大，理解劳苦人民，同情劳苦人民。他以同情劳苦人民的心去同情渺小的昆虫。他怀着对渺小生命的尊重与热爱去描写（甚至歌颂）微不足道的昆虫。这就是《昆虫记》充满人情味的理由。《昆虫记》充满对昆虫的爱，对微小生命的爱，所以使广大读者深受感动。我们应当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昆虫记》是科学理论与艺术因素相融合的艺术意义，而不应当单纯理解《昆虫记》文字技巧的高妙。《昆虫记》的文字技巧并不特别细巧，它的特点是朴素与真实。而单纯文字技巧高妙，并不一定能产生深刻动人的作品。《昆虫记》是作者以真诚的心写成的真诚的作品。用这样朴实真诚的文笔去写别的题材也可以感动读者，写昆虫就取得了这样的效果，这是完全白然的，丝毫没有令人难以理解的理由。

罗大冈

1992年4月于北京

卷首语

致儿子汝勒^①

亲爱的孩子，我昆虫事业中如此满腔热忱的合作者，我植物领域里如此富于眼力的助手。依照你的意愿，我开始了这项工作；内心怀念着你，我坚持不懈地从事着这项工作；而且，我将在这哀痛中含着辛酸，始终不渝地把这项工作下去。呜呼！死亡何等可憎，它是将生机勃勃、盎然怒放的花朵夭折了！你的母亲和你的妹妹们，从给了你莫大乐趣的那片乡间野土上采集了鲜花，做成了花环，带给你，就放在你长眠其下的石板上。太阳刚晒枯这些花环那天，我把这本书摆在了花环跟前，但愿这枯花能看到那令人欣慰的一天。这样，我便感到我们仍在共同从事研究了，因为我这样做本身就是在有力地证明：我将矢志不移地坚持下去，一定叫阎王也翻然悔悟。

（本篇译自原著第2卷）

① 这是法布尔为《昆虫记》第2卷写的卷首语，这里借来作译本卷首语，替作者表达这一感情。在此说明：本译本脚注均为译者所加。